



同素異形體

單頻道錄像 / 2 : 22

李安、林芝熙、周榆真、王怡萍

請觀眾仔細回想你的化學課，化學老師是不是曾經說過鑽石、鉛筆(筆芯是石墨)的本質都是碳呢？對！我們就是想利用這個小常識去隱喻，其實加害者與受害者其實本質都是同一種人，卻因發展不同而有不同走向，而其實他們是在自相殘殺。

在威權體制下，加害者與受害者其實並不一定是身處兩極的人。回溯源頭，他們可能是同個家鄉、同一個族群的人，因為環境與教育體制的不同，而成為受害者與加害者。就如同影片中兩隻碳筆象徵著就是兩位同鄉人走向不一樣的未來，一個成了昂貴的鑽石，一個成了低階的鉛筆，運用兩個不同的階級背景顯示不同的結果，暗喻著兩個相同家鄉的人在白色恐怖中一個成了沒有人權的政治受難者，一個卻成了位高權重的加害者。

我們利用價格昂貴的鑽石與日常生活中唾手可得的鉛筆(筆芯是石墨)來做為代表，本質都是由碳去做發想，讓兩個價值相差懸殊，但本質卻是相同的物體，代表因為社會環境不同而發展成的受害者與加害者。而使用橡皮擦是想利用它能夠抹去鉛筆筆跡的事實去代表著兩種涵義。不僅是白色恐怖時期的加害者總是極力去掩蓋與自己意見相異的聲音，還有加害者塗抹竄改資料去誣陷人民的激烈手段。

藉由影片希望引導觀眾思考高度複雜且異質的白色恐怖歷史，不宜僅接受特定單一的意識形態，而是更深入的理解並探討何種背景形成他們的行動基礎。



草世木__

單頻道錄像 / 2 : 30

莊子誼、賴品叡、陳彥融、陳語亮

「葉」，由草、世、木組成，將「葉」字拆開，除了說明影片中主角的結局，也凸顯當時有許多家庭因而破裂。

在過去重男輕女的時代下，男性接受教育的比例與機會高於女性，男性政治受難者也相對較多，但其實白恐時期也有不少女性受到政治迫害，只是未能被人知曉與重視。因此，我們這部作品是以女性受難者的角度出發。

雖然都同為政治受難者，但其實在獄中男女也有地位不平等的情況。如影片中獄卒搶著看女性餵奶，隔壁牢裡的男性也爭先恐後的搶著看，因此我們想要藉由此作品凸顯這種不平等的情況。在作品中我們也可以看見上位者威權的統治，不針對案件的內容進行調查，反而輕易就判人死罪，在當時這些事是很普遍的，但現今社會中我們不容許這樣的事情再發生。

另外，白色恐怖不僅影響當時的受難者，甚至受難者的後代都會影響。在作品中女性受難者之子，雖已經脫離了威權時代的恐懼，但依然擔心旁人的眼光，仍需承擔獄外之囚的艱難與痛苦。

以自然物(葉子、花、土、樹枝)作為我們的材料，是因為，青綠、茂盛的葉子就代表青春的少年，但當時很多政治受難者在和我們相同的年紀、身分下，因參與讀書會或遭惡意舉報而慘遭判刑，青春湮沒在牢獄中而不見天日，陰影伴隨著終生。而以自然物建構的場景顯示，在當今的生活中，我們每日與自然物相處，但卻不曾主動了解過它，更是表示作品中的事件對當時人民的普遍。



支配者•螺絲

單頻道錄像 / 2 : 42

韓昊巨、陳莉紗、吳奇軒、秦子翔

不起眼的螺絲釘，一定要有螺絲起子才能轉動，螺絲釘作為一個機械中小物件，沒有能力去改變機器，而螺絲起子就是為控制螺絲而生。螺絲起子代表著有力量的支配者，相反的，螺絲釘就成為聽命行事的幕僚團隊，但是在人們眼中，他們都是支配者（上位者）的角色並且狼狽為奸來壓榨百姓，因而以工具的名稱的共通性--螺絲來做為命名。

大多數人在看待過去的歷史事件都是已被害人的角度去解析，而本次的創作則是以加害者的角度來做進一步的深入及探討。片中時間軸分成過去以及現在，以執權者視角描寫出過去制度以不人道的法令來壓迫人民，象徵著白色恐怖時期是失去自由的年代。執權者們無疑是加害者，但有些人可能因為家庭、自身等因素，被上級脅迫執行違反自身意願的事，進而也成為了另一種的被害。

而民主社會執政者已無威權，無法恣意以惡法要脅人民，然而隨著科技發展，訊息的傳播速度大大提升，假消息也成為了現在新任掌權者的利器，他們巧妙地運用網路，散播假消息疑惑眾人，甚至來控制輿論導向，使我們在了解事實的過程，變得更加困難，這樣的手法無疑也是一種迫害人民的手段，且較以往更為恐怖的是無形的滲透與思想改造。

片中前期出現螺絲起子可轉動螺絲釘的一頭朝上，後期則出現將螺絲起子的把手朝上，把手呈現方向的不同，也隱喻著過去的威權政府與今日的民主政府的權力差異，可以更進一步思考執政者的重心究竟是甚麼。



顏色

單頻道錄像 / 2 : 22

張茹茵、梁美琪、熊倩玲、李宜靜

白色恐怖時期頒布《懲治叛亂條例》，透過此「特別刑法」國家可以對任何人進行整肅迫害，因此造成許多冤、錯、假案。想要改變社會的有志之士，在當時的環境下處處受限，在人人自危的氛圍下腹背受敵，即使是和最親近的友人互動，也有被出賣的風險，深切表達知識份子有志難伸的憤恨。另外，我們也想進一步的告訴觀眾，受害者和加害者的界線往往是模糊的，沒有辦法指出截然對立的善與惡。同時，在政府的迫害之下不僅是受害者遭受折磨，連受害者家屬也要共同承受痛苦。

我們運用鏡子「反射」的功能來塑造這個角色的雙面性，他們界於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與雙方都有緊密的接觸，或許是因利益或保守的心態等才使其如此，但無論他的立場是哪邊，其已在不知不覺中深陷道德與利益的兩難，終將迷失自我。有顯著顏色的粉撲、口紅，與白色的化妝棉呈現出明顯的對比，前者代表社運人士積極向眾人傳播自身理念，後者則是屬於一般民眾被動接收訊息。

而化妝包的收納是一種管轄和封閉的象徵，暗喻當權政府想要控制人民的思想或行動。我們選用了日常生活中觀眾原本就知道功能的化妝品，再加上我們賦予這些角色的意義，透過不同的角度來詮釋白色恐怖，希望可以讓大家對於白色恐怖了解得更全面。



留白的那一頁

單頻道錄像 / 2 : 41

徐莉婷、張伊楹、賴咨羽、吳柏成

不同顏色有著不同的含義。紅色會讓你想到什麼呢？是愛情還是血腥？綠色會讓你想到什麼呢？是生命力還是發霉？留「白」的那一頁，白色象徵著保守的勢力，扣合著我們的主題---白恐。

我們利用五種不同的書籍，分別代表加害者（如：警察）、被害者的後代子孫，從他們的視角裡談論對於白色恐怖的看法和這段歷史所帶給他們的影響。

五本書擔任不同的角色性格，筆記本為發言者也是紀錄者，透過提問與對答中紀錄著另外四本的故事；字典的爸爸是警察，在爸爸的保守教育下，使他擁有安份沉靜、不擅表達的個性；繪本的爸爸在繪本小的時候就被警察抓走了，在媽媽辛苦扶養下成長，擁有善解人意的心和處事圓融的個性；雜誌的原生家庭雖避諱談論白色恐怖，但雜誌不一樣，他擁有十足的正義感和追根究底的精神；恐怖小說是受害者的後代子孫，在種種迫害下使他的內頁充滿著血腥和憎恨，談論的過程中也是保持著較消極的態度。即使身為加害者或受難者的後代子孫，面對上一代的傷害，彼此仍舊存在陰影，不免摩擦橫生，而對彼此不諒解，難以解彼此的處境。

希望可以讓觀賞者靜心思考，所謂的轉型正義、懲罰加害者，是否能夠真正撫平受害者（家屬）的傷痕，帶來真正的和解，面對白恐帶來的傷害我們需要更多對話，透過這部影片，我們選用不一樣的視角重述白恐，希望更為理解差異所形成的脈絡，也希望能讓這段歷史和故事不斷流傳，而不再只是「不能說的秘密」。



堅果共和國

單頻道錄像 / 5 : 00

尤俊淳、陳冠綸、黃任蔚

本作品希望以綜合堅果之間的對話反映出白色恐怖時期當權者、分離勢力及社會運動者之間的訴求與社會對其的觀感，本影片使用的堅果以圓桌會議之形式排列，希望營造出討論、溝通的情景。本影片共分三組人馬，分別為：外國記者v.s國內政府、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社會運動者與保守派。並於其中“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一段以獨白的方式呈現該“人物”對其對立立場人物之看法，我們以蟑螂模型來象徵從統治者眼中所看到的平民是一群謀反份子，想要把堅果吃掉(推翻)。於影片中我們刻意使用戒嚴時期的用語來表現當時社會氛圍，如「全國軍民同胞們」是蔣氏政權於重大演說時常用之開頭。

選用這三組對話是因為我國白色恐怖中其實不斷的有政治“對話”發生，外國記者時常幫助台灣的異議人士推動其理念並給當局造成壓力，亦有人從事推翻政府或改革政府的活動，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環節則是用政府演講及黨外發言來致敬那段歷史。

至於選擇堅果作為主角的靈感是源自於有同學抱怨杏仁茶的味道，我們認為既然有人討厭杏仁味道的“汙染”，但我又非常喜歡，那麼是否可以把它當成一種強加於人的期望、政策等象徵。於是使用容易被杏仁味到汙染的綜合堅果共和國就誕生了。